

# 高职院校项目“锦标赛”： 表现形式、场域形塑及纠偏路径

王亚南 戚建飞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7)

**摘要:** 高职教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项目推动模式,项目成为政府落实国家办学意志的主要政策工具,获取项目成为高职院校在高职教育场域内获得阶层跃升的重要“砝码”,院校之间围绕项目获取展开了较为激烈的锦标赛竞争。项目锦标赛形塑了学校内部场域生态,学校在组织运行模式上愈发倚重“专断权力”在项目获取上的重要作用,以项目获取为目标的“战时”管理模式常态化运行,以项目成果为导向的压力型绩效考核体系普遍确立。在新的场域游戏规则支配下,意外造成基层专业教学组织地位虚化、功能弱化,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教师之间在激烈的竞争中内卷分化。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构建指向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常态化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确立专业权威在组织运行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项目; 锦标赛; 场域; 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 G71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4)02-0143-06

**DOI:** 10.19903/j.cnki.cn23-1074/g.2024.02.020

随着国家“示范校计划”“双高计划”等重大项目的实施,高职教育发展已经取得重要成就,办学质量与声誉获得较大提升。从21世纪初期至今,高职教育发展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项目推动模式,“项目”成为政府落实国家办学意志的主要政策工具,获取项目成为高职院校在高职教育场域内获得阶层跃升的重要“砝码”,项目多寡也成为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声望的重要观测指标。项目制治理在高职教育发展初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但随着高职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项目制治理无法再适应当下高职治理环境与治理目标的新变化。时下,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都将项目作为推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无论何种办学性质或类型的高职院校,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以“项目获取为目标”的锦标赛场域中。为了能够实现在高职院校内部场域的阶层跃升,学校之间围绕项目获取展开竞争,高职院校场域内部的游戏规则不得不或被动或主动地适应日益激烈的锦标赛竞争的需要,教学管理运行体系、教师绩效考评体系以及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都会根据是否有利于项目获取为准绳而进行制度重构。在外在结构性因素的规约和激励下,高职院校内部不同主体基于自身情境和所处位置呈现出了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样态。

## 一、高职院校项目“锦标赛”的表现形式

锦标赛理论中所谓的晋升锦标赛,是上级政府基于集中的权力,对于下级地方政府的官员以晋升为激励手段来刺激相互之间展开竞争,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职位晋升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上级关注的考核指标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竞争可以围绕着各项不同的指标展开<sup>[1]</sup>。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为了能够激发高职院校办学的积极性,有效落实国家办学意志,以项目为激励手段来刺激高职院校之间展开竞争;高职院校为了提升学校办学竞争力、获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就需要在获取上级所设置的各种项目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竞争围绕着各级政府部门设置的各种类型项目展开。

### 1. 项目发包成为政府贯彻办学理念的重要抓手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sup>[2]</sup>。在高职教育领域,项目制同

收稿日期: 2023-02-27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制治理下高职院校基层教学组织运行生态及优化机制研究”(编号: 22YJC880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亚南,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戚建飞,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公室实习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职教育管理研究。

样是国家将重点政策、办学意图传递给基层政府以及高职院校的重要治理手段。

“项目”是一个内涵较为广泛的概念,“它原本指事本主义的动员或组织方式,即依照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在限定时间和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利用特定的组织形式完成具有明确预期目标(某种独特产品或服务)的一次性任务”<sup>[3]</sup>。在传统意义上,项目主要是指改革创新类项目,这些项目聚焦于高职教育整体或某一特定领域的改革创新,在限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政府通过给予学校一定的经费支持,希望学校在整个办学或某一领域内通过改革创新行动达成和政府共同商定的改革目标,如“双高计划”“示范校计划”都是较为典型的改革创新类项目。基于组织学对“项目”内涵的界定,项目的本质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运行模式,它打破了传统科层组织对资源的条块分割,是为了完成某一临时性任务而形成的特殊组织运行模式。基于对“项目”本质内涵的界定,在高职院校场域内部,项目化组织运行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改革创新领域,试点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荣誉申报(国家、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竞赛筹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高职院校场域内部同样都以项目化的方式来展开运作。同改革创新类项目一样,在这些类项目的运行过程中,政府同样是整个项目的设计者、运作者以及实施效果的评判者,学校同样会采取通过组建临时性专班或团队的途径来争取获得试点资格、相关荣誉以及竞赛奖项,都具有典型的项目化运行特征,都是在上级政府所设计的游戏规则下开展实施,对高职院校内部场域运行及教师协作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通盘考虑。

### 2. 项目获取成为学校实现层级跃阶的“硬通货”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sup>[4]</sup>。决定高职院校在场域中“位置”高低的关键取决于“资本”掌握得多少。在布迪厄场域理论中,“资本(capital)”这一概念是与“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可以分成四种类型,即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只有在一个相互发生作用的场域中,某种类型资本才会发挥作用。在高职院校场域中,决定场域各种类型资本价值大小及其相互之间换算比率的是政府,作为掌握着“元资本”的政府实质上是整个高职院校场域内部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由各级政府所发布的各种类型项目实质上在整个高职院校场域内部充当着客观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的作用,这些资本在整个高职院校场域内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决定高职院校在整个场域内部“位置”的关键,也是交换获得其他资本的“硬通货”。例如,如果某所高职院校被评为国家或省级高水平高职学校,不仅意味着该校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投入(经济资本),而且获得了官方对其办

学质量的外部认可(客观文化资本、制度文化资本),提升了该校的社会声望及口碑(社会资本)。高职院校场域日益呈现出层次明晰的“金字塔”结构。高职院校在整个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可以通过客观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掌握情况进行清晰的判断,由国家以及省级政府实施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对高职院校在整个场域内部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十分清晰的层次划分。处于“金字塔”上端的高职院校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获得上能够在与其他院校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处于不同位置的高职院校不仅在项目资金投入上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后续相关政策的支持、相关项目获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举办者支持上都将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 3. 项目多寡成为评判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依据

当下,我国已经初步建构起多方协同参与的高职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从评价主体来看,有学校自评、政府评价、行业企业评价、社会评价。在不同评价类型中,对高职院校办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政府和社会评价,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办学质量评价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制度化参与渠道,院校自我诊断与改革评价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发挥重要作用。从政府评价来看,针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评价主要有督导评价、项目承接的遴选性评价以及各级政府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绩效考核评价,在以上各种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比重,尤其在各种项目遴选性评价中,获得必要的项目是参与项目评价的基本条件。例如,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中,除了一些定性与定量的基本指标以外,明确规定了申报学校必须在9项标志性成果中至少有5项,而这9项标志性成果包含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项目、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国家级重点专业、学生获得国际级及以上竞赛获奖、教师获得国家级奖励等项目化指标。除了政府在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中关注项目以外,社会评价同样将项目获取数量作为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主要观测指标,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各种“排行榜”都将政府设置和出台的各种项目纳入其评价指标体系中。例如,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牵头发布的“金苹果中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该排行榜在评价指标体系的遴选上,将“双高建设”“教改试点”“科研项目”“学生竞赛获奖”“教学竞赛”“教学资源库”“教学成果”等项目都纳入其评价指标体系中。

## 二、高职院校项目“锦标赛”的场域形塑

高职院校为了能够在日益激烈的项目“锦标赛”中取得更为有利的位置,不得不调整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而战略

目标的转变将会直接导致高职院校自身的组织运行、权力配置和激励制度的重构。为了能够应对场域外部日益激烈的项目“锦标赛”，高职院校在组织运行模式上愈发倚重“专断权力”在项目获取上的重要作用，以项目获取为目标的“战时”管理模式常态化运行，同时构建以项目成果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在新的组织运行和制度规范影响下，造成了基层教学组织地位的虚化和功能的弱化，常规教学被有意或无意忽视，院系以及教师之间陷入激烈的内部竞争中，教师群体内部也随之呈现出了理念区隔与行为分化。

#### 1. 以项目获取为目标的“战时”管理模式常态化运行

随着政府以及社会媒体机构普遍将“项目获取”的多寡和级别的高低作为衡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替代性指标，致使“项目获取”正逐渐成为判别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显性“信号”，在外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高职院校不得不将项目获取作为办学的首要目标。因此，在“项目获取”办学目标的引导下，高职在内部组织管理运行模式上正逐渐呈现出典型的“战时”管理运行特征。这种运行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组织战略调整后的锦标赛竞争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调动一切可动员的组织资源达成目标。“战时”管理运行模式是在“项目获取”办学目标的引导下，高职院校内部所产生的一种应急机制，是高职院校在常规管理体制之外，为了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取某一特定项目成果，试图通过“专断权力”作用的发挥，打破常规管理运行模式，充分汲取、整合组织内部各方面资源，从而在限定时间内达成特定“项目战果”。

“相对于常规的治理方式，项目制突出的特点是高位阶的政府以项目形式，将某个领域整个系统从上到下各层级紧密地联系起来，将该系统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在特定项目上，打破常规的层级管理和政策约束，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通常具有很强的资源吸附力和动员能力”<sup>[5]</sup>。这些项目化任务的完成往往具有明确的截止日期，通常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取，因此，高职院校不得不在常规的管理运行体制之外另辟蹊径，采取一种以“专断权力”为核心的战时管理运行模式，这种运行模式呈现出“突击性”“集中性”“运动性”的战时特征。

以项目获取为目标的办学导向强化了“专断权力”在组织中运行的重要作用，它常常可以随时打断、叫停高职院校内部各安其位、按部就班的组织常规运行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常规体制、代以自上而下、整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sup>[6]</sup>。这种运行模式表现出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等三个方面的特征。“非制度化”表现在学校为了达成项目获取目标，将不惜打破学校既有的制度安排，经

常可以突破常规制度的束缚而调集所需的一切资源达成目标。“非常规化”是指学校本身的组织运行、活动方式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都是围绕特定的临时任务而进行的调整，具有一定的临时性，缺乏稳定性。“非专业化”是指整个组织运行一切以结果为导向，凡是有助于结果获取的手段都会尽量使用，包括一些机会主义方式，该运行模式以效率为核心原则，排斥以效益为导向的专业权威的参与介入，项目团队在高效率运转中向目标不断迈进。随着各个领域政府发包的项目日益增多，“战时”管理运行模式逐渐常态化，成为高职院校最为倚重的组织运行模式。

#### 2. 以项目成果为导向的压力型绩效考核体系普遍确立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项目“锦标赛”，高职院校纷纷建立了以项目成果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二级院系、专业以及教师之间的绩效考核都以项目获取的多寡为依据，项目成果逐渐成为衡量办学成果的关键绩效指标(KPI)。首先，从学校对院系的绩效评价来看，高职院校为了能够提高二级院系对项目获取的重视程度，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通常会将项目作为考核评价二级院系办学水平的关键核心指标，比如在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的构建上，“项目”获得的多寡和层级高低已经成为院系是否能够在内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其次，从学校、二级学院对专业的绩效评价来看，高职院校以及二级院系对专业的绩效考核有多种方式，二级院系对专业的绩效考核主要包括目标责任制考核、学校对专业的绩效排名以及分层、专业建设的动态优化调整机制等。无论是何种考核评价方式，项目获取都是绝对的核心关键绩效指标，比如某高水平高职院校在对院校内部的专业进行分层时的主要依据就是项目成果，该指标体系包含高层次人才、高层次办学试点、高级别教学成果奖、高层次课程教材项目、高层次教改项目、高级别教师竞赛、高端产教融合平台、高层次科研项目、高级别学生竞赛、高层次平台特色经验推广。最后，从学校对教师的绩效评价来看，高职院校对教师的绩效考核评价包含从教学业绩考核、职称评价、成果评价以及荣誉激励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评价，但无论哪个方面的评价，在绩效评价指标中都无一例外地将项目获取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

伴随着学校以项目获取为中心对内部绩效管理考核体系的重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者与教师行为模式的功利化倾向。一方面，项目遴选及评选过程的公平性极易受到人情、权力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评选过程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来负责操作和评选，很难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项目评审权力的变现预留了空间。在“剧场效应”下，为了能够竞争有限的项目名额，部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会通过规则之外的手段和途径获取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项目遴选的公平性和政府的公信力，既会破坏公平竞

争氛围,也会导致更多的学校寻求所谓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项目在教师绩效评价中的绝对重心地位,也会造成教师群体内部形成以竞争为主的文化氛围而导致合作的困难,激烈的项目竞争会导致教师群体内部形成“一切向项目看齐”的教师文化,绝大部分教师都会卷入项目锦标赛洪流中,“无项目即出局”并不是一句空话。

### 3. 意外造成基层专业教学组织地位虚化、功能弱化

“专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任何先进的育人理念、课改思想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都必须依靠“专业”来最终达成。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专业是课程的集合,是知识传承的基本载体,但在管理学的视角下,专业是高职院校整个组织大厦中最为基层的教学组织,是高职院校为了实现办学功能而将不同职称、年龄、身份的教师组织在一起,进而通过组织内部教师之间的任务分工、互助协作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随着项目获取逐步成为高职院校办学的主要目标以及以项目成果为导向的绩效体系在高职院校的普遍确立,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造成了高职院校基层专业教学组织地位的虚化和功能的弱化。

首先,作为基层专业教学组织重要职责的常规教学被忽视。常规教学是指基层专业教学组织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以课堂为主阵地完成人才培养的相关活动,包括备课、课堂教学、教研活动、实习指导、作业批改等常规性教学工作任务。由于项目化工作任务同教师的职称评定、物质奖励、荣誉直接挂钩,通常都会受到教师的普遍关注,教师也具有较强烈的动力根据自身的特长去获取相关项目。因此,当有限的组织资源过度聚焦在项目获取中时,课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却并没有受到基层专业教学组织的普遍重视。一方面,由于教师的绩效评价主要同项目获取直接挂钩,常规教学无法进行有效监控和质量测评,许多教师都是在“良心”驱动下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常规教学的运行不仅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高职院校也并没有给予常规教学足够的关注,所出台的管理举措都停留在形式监控层面,无法真正影响教师在常规教学中投入的热情与积极性。

其次,项目化任务破坏了基层专业教学组织运行的整体性。基层专业教学组织的运行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目标方向的一致性,但由于项目化任务在高职院校办学中地位愈加重要,而且这些任务都具有临时性、突击性、集中性的“运动型”特征,以“专断权力”为核心的组织运行模式将会“一插到底”,直接干预基层专业教学组织的运行,而且在资源整合、组织动员上具有优先性,这势必会造成项目化任务的完成上升为基层专业教学组织的第一目标,以常规权力运行为基础的专业建设任务、常规教学任务将处于次要地位,无法获得足够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由于在高职院校管理的不同条线中都存在相关项目,在实际运行中,“块状”的基层

专业教学组织会承接来自不同管理“线条”的项目化任务,基层专业教学组织势必会被来自不同线条的项目任务割裂为目标各异的小团队,导致专业教学团队难以实现运行的整体性和目标的聚焦性。

最后,作为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专业带头人无法彰显其专业权威。由于项目化任务成为整个高职院校组织运行的核心目标,高职院校内部组织运行不得不倚重“专断权力”作用的发挥,而专断权力是同科层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高职院校组织金字塔顶部到底部,科层权威从大到小依层减弱,但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之内,从高职院校组织金字塔底部到顶部,专业权威从大到小依层减弱。专业带头人作为基层教学组织的责任人,理应成为该专业领域内最具权威的代表者,是对本专业领域相关事务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掌握着本专业发展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在专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上理应具备更多的话语权力,然而在实际的组织运行中,由于专断权力成为整个组织运行的核心,不可避免地干预基层教学组织的内部运行,造成了专业带头人无法发挥其自身的专业权威,无法决定专业建设的方向,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去整合专业内部资源,作为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专业带头人只是专业建设的执行者而不是领导者。

### 4. 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教师之间内卷分化

高职院校之间日益激烈的项目锦标赛同样会将激烈的竞争氛围传递到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内部成员之间围绕项目的获取同样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内卷式竞争模式——在限定的存量资源条件下竞争者之间在某一特定时间内要动用一切资源打败“对手”获取胜利,类似体育中的竞技对抗类项目,只有击败竞争对手才能获取胜利。“内卷”的本意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一种高级模式,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由于各级政府所发包的项目数量通常都是有限的,需要学校之间展开竞争才能获取,学校内部的项目申报名额的分配同样需要院系、专业以及内部成员之间展开竞争;由于项目数量十分有限,导致竞争者之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以争夺有限的项目资源,从而导致“收益努力比”不断下降,竞争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收益却不会明显增加。这种内卷式竞争首先表现在高职院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成员之间围绕项目获取所采取的竞争策略日益复杂化、精细化和常规化。其一,资源投入的力度与强度不断加大。为了能够获取有限的项目名额,高职院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内部成员之间在资源投入的强度上不断加大。比如,有的院系、专业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高层次竞赛成绩,鼓励教师、学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各种竞赛项目,从而扩大获奖的概率,动员更多的教师参与项目锦标赛,许多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就要承担竞赛任务。其二,

战备周期不断延长。为了能够在一些重要项目上取得竞争优势,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以及内部成员之间不得不延长战备周期,通过时间上的投入获取竞争优势。比如,无论是学生技能竞赛还是教师技能竞赛,许多学校通常是在一轮竞赛过后就马上组建新的竞赛队伍,甚至该轮竞赛尚未完成,下一轮竞赛队伍就已经开始备赛。

面对激烈竞争的项目“锦标赛”,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之间呈现出日趋分化的趋势。学校为了能够确保在一些项目竞赛中获取优势,通常会选择那些在项目获取数量较多的院系或专业去参与校外的项目竞争,这一竞争策略必然会导致学校内部院系、专业之间在项目获取的数量和质量上产生“马太效应”,优势院系、专业将会获取更多的校外项目竞争机会,而那些处于不利位置的院系、专业将很难获取项目竞争的机会。除了院系、专业在参与项目锦标赛的过程中会出现分化现象,教师之间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项目获取的机会通常会向某些重点教师进行倾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这就造成教师一旦在生涯发展的前期没能获得重要的项目,就很难在后续生涯发展中获得足够的机会,也因此造成许多在竞争中失败的教师心灰意冷或者安于常规教学任务的完成,成为教师群体中的“边缘人”。以项目获取为核心的教师竞争是一种注定会产生失败者的竞争模式,尽管造就了部分项目“明星教师”,但更多的教师被排斥在项目锦标赛之外,教师群体的分化扰乱了高职院校教师群体内部的协作生态。

### 三、高职院校项目“锦标赛”的治理路径

高职院校项目“锦标赛”竞争模式在高职教育规模扩张时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确保了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教育界迅速推广,从而确立了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地位。目前,“项目锦标赛”已经无法适应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因为这一竞争模式在客观上强化府学关系的同时弱化了产教关系,导致高职院校办学视野窄化向内,内涵式建设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无法获得整体系统提升。因此,必须通过理念引领、制度重构和权威重塑来推动高职院校将组织资源真正聚焦到“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方面。

#### 1. 回归课堂,以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高职发展全局

为了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分有必要首先从理念层面厘清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内涵实质到底为何,并据此重新调整优化高职教育政策设计与职业院校办学导向与组织行为,从而摆脱“项目锦标赛”的陷阱。首先,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是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普遍将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视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因为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是职业教育利

益相关主体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没有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就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无法满足学生家长对高质量就业的期待。例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职业行动能力”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其次,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是整体均衡发展。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发达地区院校和部分优势院校的发展,而是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院校内部不同专业之间都能够实现整体、均衡发展。不能以部分院校、专业和学生的发展来替代整体,不能因为资源投入见效慢而采取局部优先发展的策略,从而忽视绝大多数学生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的权益。最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是课堂教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在课堂,教师不能静心于课堂教学,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所有繁荣景象都是虚幻的”<sup>[7]</sup>。学生职业能力整体均衡发展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因为课堂教学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是学生接受职业知识学习的主要场所,职业教育资源投入、课程改革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

#### 2. 制度为先,优化高职教育常态化治理体系与机制

高职院校关注课堂、注重教学质量的提升不应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必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作为基础,政府作为高职院校办学环境的设计者、规划者,应通过制度环境的营造为高职院校办学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引导高职院校将办学重心聚焦在人才培养上,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抓手实现办学要素的系统优化。首先,必须进一步优化完善高职院校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系统提升必须抓住“标准”这个牛鼻子,各级政府应将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核心抓手,不仅要扩大标准体系的专业、课程覆盖面,还应该建立以标准为依据的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评价监测制度。其次,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根本依据构建高职院校质量保障体系。标准体系建设、质量评价和监管保障制度、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是保证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系统提升的三大关键抓手,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能够获得保障的根本依凭就是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学校围绕这三个要素进行了系统优化。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国家测评制度体系”,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权力必须重新从学校、教师的手中收归国家。研制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够适用的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模型,明晰各个专业领域学生毕业应达到的职业能力发展水平。最后,加强关键制度要素之间的有效协同保证教学标准体系能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强化“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和监管保障制度”的关联性,建立教学标准制度体系落地实施的监督机制,对教学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

评估和监督。

### 3.权威重塑,以专业权威为核心推进高职组织转型

高职院校必须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育人组织的办学使命,必须重视发挥专业权威在高职院校办学功能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弱化科层权威、专断权力对高职院校基层教学组织的直接干预,为专业权威的发挥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从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格局向扁平化转变,彰显专业权威在教书育人、专业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高职院校应重新调整和理顺职能部门之间以及院系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确立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组织核心目标,学校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等部门在推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相关事务上“主管”,二级院系和专业作为基层教学组织在推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相关事务上“主办”,而学校教学质量管理部、院校研究中心以及校外合作行业企业在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相关事务上“主评”。其次,明确学校和院系两级管理部门的“平台”功能,及时为基层教学组织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在高职院校内部运行中,基层教学组织履行着人才培养的核心功能,是整个组织运转的重心,学校职能管理部门和二级院系应发挥好自身的服务职能,为基层教学组织的运转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越俎代庖,对基层教学组织进行过多的外部干预,二者应围绕人才培养形成紧密的协作互助关系,而不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最后,

构建柔性化、扁平化、分布式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彰显基层教学组织在教书育人上的创新活力。应逐步改变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将人才培养质量管理的主体和责任真正下移至基层教学组织,逐步缩短信息-决策链条的距离,发挥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在专业建设方向、资源整合、校企合作、学生培养等事务上的主体责任。

参考文献:

- [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张良.“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J].人文杂志,2013(1):114-121.
- [3]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指南)[M].王勇,张斌,译.4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99.
- [4]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45.
- [5][6]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105-125.
- [7]徐国庆.让教师静心于课堂教学[J].职教论坛,2014(9):1.

## Competition for Projects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nifestation, Field Shaping and Correction Approaches

WANG Ya-nan, QI Jian-fei  
(Jinhua Polytechnic, Jinhua 32100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ents a distinct project promotion mode. The project has become the main policy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will to run a school. Obtaining the proje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eigh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obtain the leap of clas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is a fierce championship competition among colleges around project acquisition. The project championship has shaped the internal field ecology of the school. The school increasingly relies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arbitrary power” in project acquis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mode. The “wartime” management mode with project acquisition as the goal operates normally, and the press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guided by project results is gener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new field game rule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grass-roots professional teaching organizations are weakened, and the internal departments, majors and teachers of the school are divided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must reshape the concept of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take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main position, build a normalized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poin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establish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auth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Key words:** project; championship; fiel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